



45
1222
16

北海乃區敎骨糖
海島公使

扣取德和

曹居美

高每攻之



五雜組卷之十六

事部四

陳留謝肇淛著

詩云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古今載籍有可以資
解頤者多矣苟悟其趣皆禪機也略錄數端於
左

尉有夜半擊令之門者求見甚急令曰半夜有
何事請俟日尉曰不可披衣遽起取火延尉入
坐未定問曰事何急豈有盜賊竊發君欲往捕

五雜組

耶曰非也然則家有倉卒疾病耶曰非也然則
何以不待日曰其見春夏之交農事方興百姓
皆下田又使養蠶恐民力不給令曰然則君有
何策曰其見冬間農隙無事不若移令此時養
蠶寔爲兩便令笑曰君策甚善古人不及但冬
月何處得桑尉瞠目久之拱手長揖曰夜已深
伏惟安置然周禮禁原蠶而閩廣之地桑經冬
不凋有一歲四蠶者則尉之言未足深笑也
程覃爲京兆君不甚識字有道人投牒乞執照

造橋覃大書昭執一字其人白云合是執照今
作昭執仍漏四點覃取筆於執字下加四點與
之乃爲昭執庠舍諸生作傳以譏之
宋陳東通判蘇州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
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稱
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非有司
所得行東大恐卽改特刺字爲準條再黥之頗
爲人所傳笑後有薦其才於兩府者石叅政曰
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

乎

唐蕭昊不識字嘗以伏臘為伏獵又一日張九齡送芋刺稱蹲鴟蕭以為鴟鴞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恠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得書大笑

党進過市見縛勾欄者問汝說何人優者言說韓信進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即當說我此二頭兩面之人命杖之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不敢出廳文

符須徵發者於小牕接入鑠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也昔有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曰鑰匙在我衣帶上此亦孫彥高之流也

錢良臣自諱其名幼子頗慧凡經史中有良臣字輒改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遂改云今之所謂參參舌舌之所謂民賊也一時闕傳為笑

馮道門客講道德經首章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犯其諱多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洞庭湖濶數百里秋水歸壑惟一條湘川而已僧齊已欲吟一詩徘徊未就有蔡押衙者輒吟曰可憐洞庭湖恰到三及無髭鬚人恠問之曰以其不成湖也

南燕慕容德時妖賊王始聚衆於太山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父問爲太上皇兄休等爲征東

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將斬於馬市有人問之曰何爲妖妄自取族滅父及兄弟何在答曰太上皇蒙塵在外征東征西爲亂兵所害如朕今日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曰君正坐此且死如何臨刑猶不改始曰皇后不違天命自古及今豈有不亡之國不破之家哉行刑者以刀鋸築其口始曰朕今爲卿所苦崩卽崩矣終當不易尊號德聞而笑之

虞集未遇時爲許衡門客虞有所私午後輒出

許每往不遇病之因書於簡云夜夜出游知虞公之不可諫虞歸見之即對云時時來擾何許子之不憚煩許大歎賞因薦於朝

唐玄宗登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卧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黃幡綽奏曰此是年滿令史上問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便入流上大笑

蘇子瞻戲謂佛印曰向嘗讀古人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打門僧又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歎息古人必以鳥對僧自有深意佛

印曰所以老僧人日常得對學士彼無以應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迫頗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太無理今闇如漆何不把火照我使覓鑽具

劉述字彥思甚庸劣從子候疾甚危篤述往候之其父母相對涕泣述立命酒肉令候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之答曰豈不聞禮云有疾飲酒食肉可也又嘗其喪服值其子亦居憂客問其子安否答曰所謂父子聚麀何勞齒及

張丞相天覺好草書而不可識者譏笑之丞相
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龍蛇飛動使姪書
之當險恠處罔然而止問丞相曰此何字也丞
相視之亦自不識詎其姪曰胡不早問致吾忘
之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常於衆中
歎班固有木才而文章不入選或謂之曰兩都
賦燕山銘等竝入選何因言無由古曰此是班
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

齊王好相有稱神相者求見曰臣鬼谷子之高
第而唐舉之受業師也王大悅曰試視寡人何
如對曰王勿亟也臣相入必熟視竟日而後得
於是拱立殿上以視俄有使者持檄入白王色
變相者問其故王曰秦圍卽墨二百矣當發援
兵相者仰而言曰臣見大王天庭黑氣必主刀
兵王不應須臾有人着械入見王色怒相者問
故王曰此庫吏也盜金帛三萬矣相者又仰而
言曰臣見大王地角青色必主失財王不說曰

此已往者請勿言但言寡人終身休咎何如耳
相者曰臣仔細看來大王面部方正不是箇布
衣之士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墜落鼻梁崩壞苦不
可言一日與東坡會飲各引古人一聯相戲坡
遽朗吟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壯士兮守鼻
梁坐客皆笑貢父感愴而已

彭淵材遊京師十年不歸一日跨驢南還以一
卒挾布囊皆斜絆其腋一邑聚觀以為必金珠

也或問之淵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敵國矣遂
命開橐則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竹一枝歐公
五代史草藁一部它無所有

陽伯博任山南一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
令婦姓伍它日會諸官之婦既相見縣令婦問
贊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答曰
姓戚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却
回縣令聞之遽入問其婦婦曰以吾姓伍贊府
婦遂云姓六主簿婦云姓七相弄若此餘官婦

若問必曰姓八姓九矣令大笑曰人姓偶爾何足惟乃令其婦出

劉義恭封營道侯始興王濬戲謂之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此言似爲叔父發耶義恭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張敬兒開府襄陽欲移羊叔子墮泪碑綱紀白云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

有窮書生欲食饅頭計無從得一日見市肆有

列而鬻者輒大叫仆地主人驚問曰吾畏饅頭主人曰安有是乃設饅頭百枚置空室中閉之伺於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食過半矣亟開門詰其故曰吾今日見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詐怒叱曰若尚有畏乎曰更畏臘茶兩椀爾御史臺儀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罷爲外官有侍御史王平拜命垂滿百日而未言事同僚誅之或曰王端公有待而發必大事也一日聞進劄子衆共偵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彈詞曰

是何穆若之容忽覩鬢如之狀
唐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鉸者呼之曰朕有一
破損天平冠汝能釘鉸否對曰能遂整之既完
上曰朕無用此冠便以賜卿其人皇恐不敢受
上曰俟夜深閉門獨自戴甚無害也
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臣
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宰相
郡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絕倒
唐王鐸鎮渚宮以禦黃巢寇兵漸近鐸赴鎮以

姬妾自隨留夫人於家中忽報夫人離京徑來
已在道中鐸請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
將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寮戲曰不如降
黃巢公亦大笑

唐時有士子奔馬入都者人問何急如此答曰
將赴不來聞達科宋天聖中置高蹈丘園科許
本人於所在自投狀求試時人笑之
宋時省試天子之堂九尺賦有一士曰成湯當
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只餘六寸蓋

湯九尺孔子九尺六寸也余憶新羅使人有入貢者見蔡花不識問主人人給之云名一丈紅也使作詩咏之末句云五尺闌干遮不盡更留一半與人看噫何中國夷狄工拙相去之遠乎又有貴老為其近於親賦其破題云見龍鍾之黃耆思彷彿乎家尊傳以為笑

宋王琪張元俱在晏元獻幕客元體肥大琪目之為牛琪枯瘦元目為猴琪嘗嘲元曰張元觸牆成八字元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為

之絕倒

田元鈞狹而長其夫人富彥國女弟也濶而短石曼卿戲目之為龜鶴夫妻

宋王文康公苦淋百計弗瘳洎為樞密使疾頓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要治淋疾惟用一味樞密副使常服始不發又梅詢久為侍從急於進用晚年多病石中立曰公欲安乎惟一服清涼散耳蓋兩府在京許張清蓋也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或謂之曰諸公皆不是

癡漢又有監司薦人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蘇子由在政府子瞻在翰林有一故人于子由而未遂求子瞻助一言子瞻徐曰舊聞有人貧甚發塚爲生發一塚見一人裸坐曰吾楊王孫也裸葬何以濟汝又發一塚見王者曰朕漢文帝也遺令薄葬何以濟汝遂之首陽山見一塚相連先發其左見一人枯瘠如柴曰我伯夷也餓死山中尚有物乎其人嘆曰用力之勤久無

所獲不如且發右塚看何如伯夷曰勸汝別謀於它所汝看我嘴臉若此舍弟叔齊豈能爲人乎故人一笑而止

晉庾翼與其兄冰書曰天公憤憤無復阜白近時唐伯虎亦有詩云駿馬每馱癡漢走巧妻常伴拙夫眠世間多少不平事不會作天莫作天雖諛詞亦有激之言也

相傳海上有駕舟入魚腹者舟中入曰天色何陡暗也取炬然之火熱而魚驚遂吞而入水是

則然矣然舟人之言與其取炬也孰聞而孰見
之本草曰獨活有風不動無風自搖石磈入水
却乾出水則濕出水則濕誠有之矣入水即乾
何從得知也言固有習聞而不覺其害於理者
可爲一笑

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閱
視乃往初一室爲酒庫諸醞畢具其外畫神問
何神曰杜康刺史喜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貯
復有神問何神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菹庫

諸蔬畢備復有神問何神曰蔡伯喈刺史大笑
曰君誤矣

滄州南皮丞郭務靜性糊塗與主簿劉思莊宿
於逆旅謂莊曰從駕大難靜嘗從駕失家口三
日于待官幕下討得之莊曰公夫人在其中否
靜曰若不在中更論何事
子思薦苟變於衛侯一日子思適衛變擁篲郊
迎執弟子禮甚恭變有少子亦從子思訝問何
人左右曰此苟弟子孩兒

宋王狀元十朋未第時醉墮沛河爲水神扶出
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
遂登第歸以語人士有久不第者聞而効之陽
醉落河亦爲水神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
曰吾不知也但有二百甕黃齏無處消破耳
有客於財者遇一親故求濟以酒一甌錢索一
條送之云筋一條血一碗右槌胸奉上伏望鐵
心肝人留納

有一措大言志云我平生不足惟飢與睡耳

它自得志當吃飽飯了便睡睡了又吃飯云
我則異於是當吃了又吃何暇復睡耶
唐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麓率每對文士不曉其
說心常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爲
政篇明日謂諸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淳朴年至
三十方能站立聞者莫不絕倒
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常作詩示溫溫後見
之謂曰汝慎勿犯我我當出汝詩示人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

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
李元規見而笑曰此是登溷詩也

何承裕知商州有舉人投卷覽其詩有日暮猿啼旅思懷之句遽曰足下此句甚佳但上句屬對未切奉為改之何不云月明犬吠張三婦日暮猿啼呂四妻舉人大慙而去

安祿山好作詩以櫻桃寄其子作詩云櫻桃一籃子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羣臣請曰聖作誠高妙但以一半與周贄之句移

在上於韻更為穩叶祿山怒曰我兒豈可使居周贄之下乎

宋鄭廣以海寇來降授以職官日望趨府群寮無與立談者廣鬱鬱不言一日晨衙群寮談詩廣起於坐曰鄭廣儼人有拙詩白之諸公乃朗吟曰鄭廣有詩上眾官文武看來總一般眾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坐慙嘖商則為廩丘尉值縣令丞多貪一日宴會起舞令丞舞皆動手則但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

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惟有一個尉又動手百姓姓何容活耶

大曆中荊州馮希樂者善佞嘗謁長林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而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有虎食人令戲語之馮遽曰此必掠食便過

蔡君謨美鬚髯一日內燕上顧問曰卿髯甚美夜間將覆之衾下乎將置之於外乎君謨謝不知及歸就寢思上語以髯置之內外悉不安遂

一夕不能寐蓋無心與有心異也

宋子京留守西都有同年為河南令好述利便以農家藝來費耕耨改用長錐刺地下種自旦至暮不能一畝又值蝗災科民畜雞云不惟去蝗之害兼得畜雞之利尅期令民悉呈所畜羣雞既集紛然格鬪勢不能止逐之飛走塵埃漲天百姓喧闐不已相傳為笑

李載仁唐之後也避亂江陵高季興署觀察推官為性迂緩一日將赴召方上馬部曲相毆載

仁怒命急於厨中取餅及猪肉令相毆者對食之復戒曰如敢再犯必以猪肉中加之以酥聞者笑之

曾純甫當國日有歸止官蕭鷓巴來謁既退有一客至因問曰蕭鷓巴可對何人客曰正可對曾鷓脯曾怒其嫚已遂與之絕

宋葉衡罷相日與布衣飲甚歡一日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但未知死佳否耳一姓金士人曰甚佳葉驚曰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

逃歸矣一去不返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無何而丞相下世

嘉靖末金陵吳擴有詩名曾有元日懷嚴分宜相國詩一友見之戲曰開歲第一日懷朝中第一官如此便做到臘月晦亦未懷及我輩也吳雖笑而其慙

漢武帝對羣臣云相書云臯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因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冠云臣誠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帝問

之朔日彭祖正八百歲果如陛下之言則彭祖
人中可長八寸以此推之彭祖面長一丈餘矣
帝大笑

漢有牛通為隴西王簿馬文淵為太守羊喜為
功曹涼部云三牲備身

簡雍字憲和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
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
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
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

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侯白在散官隸屬楊素愛其能劇談每上番日
即令談戲弄或從日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即
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與玄感說一箇好
話白被留連不獲已乃云有一大蟲欲向野中
覓肉見一刺蝟仰臥謂是肉嚮便欲銜之忽被
蝟卷着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覺
昏睡刺蝟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喜走至橡
樹下低頭見橡斗乃側身語云且來遭見賢尊

願郎君且避道
裴玄本好諧談爲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
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
既甚矣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看玄
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也
韋慶本女選爲妃詣明堂謝而慶本兩耳先卷
朝士多呼爲卷耳公時長安令杜松壽見而賀
之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
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

陸長源以舊德爲宜武軍行司馬韓愈爲巡宮
同在使幕或譏年輩相懸周愿曰大蟲老鼠俱
爲一相屬何怪之有

于頔聞韋臯進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
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于中
央幕客韋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以調頔爲襄
師暴虐人呼爲襄樣節度

僧貫休有機辨杜光庭欲屈其鋒每相見必伺
其舉措以戲調一日因舞轡於通衢而貫休馬

忽墜糞光庭連呼太師太師數珠落地貫休曰
非數珠蓋大還丹耳

左街僧錄惠江威儀程紫霄俱辨捷每相嘲誚
江素充肥會者袒露膏忽見之曰僧錄琵琶腿
江曰先生箴栗頭又見駱駝數頭膏指一大者
曰此必頭陀也江曰此輩滋息亦有先後此則
先生者非頭陀也

盧質字子徵性好翫詭為莊宗管記會醫官陳
玄補太原府醫學博士所司請稿質立草之未

句云既得厚朴之才宜典從容之職莊宗覽之
久為啓齒

李茂真子從職為鳳翔節度使因生辰秦鳳持
禮使陋而多髯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魏博戲
云今日不幸與水草太王接坐秦鳳曰夫人無
多言四座皆笑

康定中西戎寇邊王師失律當國一相以老得
謝同列就第為賀飲酣自矜曰某一山民耳遭
時得君告老於家當天下無一事之辰可謂太

平幸民也石中立曰只有陝西一夥竊盜未獲
滿座大笑

王荆公為相大講天下水利時有獻策決乾太
湖云可得良田數萬頃人皆笑之荆公因與客
話及之時劉貢父在坐遽對曰此易為也荆公
曰何也貢父曰但旁別開一太湖納水則成矣
公大笑

東坡謁呂微仲值書寢久之方出見便坐有昌
蒲盆養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若六眼則難

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坡曰昔唐莊宗同光
中林邑國嘗進六眼龜時敬新磨在殿下獻口
號云不要鬧聽取這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
覺抵別人三覺

嘉禾方千里一日會相識張更生千里乃作一
令戲曰古人是劉更生今人是張更生手內執
一卷金剛經問你是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更生
謂方曰古人是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執一
卷刑法志問你要一千哩二千哩三千哩

五經集解 卷之六
吳給事女敏慧工詩詞後歸華陽陳子朝名儒也晚年惑一妾緣此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同妾在側因指妾曰此風之始也
晉康福鎮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錦衾而坐客退謂同列曰錦衾爛今福聞之遽召言者怒之曰吾雖生於塞下實唐人也何得爲奚脚有小瘡何至於爛一云是党進
有老嫗相讓道其一曰嫗年幾何曰七十曰吾六十九然則明年吾與爾同歲矣

艾子在齊居孟嘗君門下者二年孟嘗君禮爲上客既而自齊反乎魯與季孫氏遇季孫曰先生久於齊齊之賢者爲誰艾子曰無如孟嘗君季孫曰何也艾子曰食客三千衣廩無倦色不賢而能之乎季孫曰嘻先生欺余哉三千客余家亦有之豈獨田文艾子不覺歛容而起謝曰公亦魯之賢者也翌日敢造門下求觀三千客季孫曰諾明白艾子衣冠齊潔而往入其門寂然也升其堂則無人焉艾子疑之意其必在別

五經系 卷一
館也良久季孫出見詰之曰客安在季孫悵然
曰先生來何暮二千客各自歸家喫飯去矣艾
子胡廬而退

艾子講道於羸博之間齊魯之士從之者數十
百人一日講文王姜里之囚偶赴宣王召不及
竟其說一士怏怏返舍其妻問之曰子日聞夫
子之教歸必欣然今何不樂之甚也士曰朝來
聞夫子說周文王聖人也今被其主殷紂無道
囚於姜里吾憐其無辜是以深生愁惱妻欲寬

其憂姑慰之曰今雖見囚久當放赦豈必禁錮
終身士嘆息曰不愁不放只愁今夜在牢內難
過活耳

燕里季之妻美而蕩私其隣少年季聞而思襲
之一旦伏而覘焉見少年入室而門扃矣因起
叩門妻驚曰吾夫也柰何少年顧門有牖乎妻
曰此無牖有竇乎妻曰此無竇然則安出妻且
壁間布囊曰是足矣少年乃入囊懸之牀側曰
問及則給以米也啓門內季遍室中求之不得

徐至牀側其囊累然而見觸之甚重詰其妻曰
是何物妻懼甚囁嚅久之不能答而李厲聲呵
問不已少年恐事露不覺於囊中應曰吾乃米
也李因撲殺之及其妻艾子聞而笑曰昔石言
于晉今米乃言于燕乎

齊有病忘者行則忘止卧則忘起其妻患之謂
曰聞艾子滑稽多知能愈膏肓之疾盍往師之
其人曰善於是乘馬挾弓矢而行未一舍內逼
下馬而便焉矢植于土馬繫于樹便訖左顧而

觀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幾乎中予右顧而觀
其馬喜曰雖受虛驚乃得一馬引轡將旋忽自
踐其所遺糞頓足曰踏却太糞汚吾履矣惜哉
鞭馬反向歸路而行須臾抵家徘徊門外曰此
何人居豈艾夫子所寓邪其妻適見之知其又
忘也罵之其人悵然曰孀子素非相識何故出
語傷人

虞任者艾子之故人也有一女生一周艾子為其
子求聘任曰賢嗣年幾何答曰四歲任艷然曰

公欲配吾女與老翁邪艾子不諭其旨曰何哉
任曰賢嗣四歲吾女一歲是長一半年紀也若
吾女二十而嫁賢嗣年四十又不幸二十五而
嫁則賢嗣五十矣非嫁一老翁邪艾子知其愚
而止
齊宣王謂淳于髡曰天地幾萬歲而翻覆髡對
曰聞之先師天地以萬歲爲元十一萬歲爲會
至會而翻覆矣艾子聞其言大哭宣王訝曰夫
子何哭艾子收泪而對曰臣爲十一萬九千九

百九十九年上百姓而哭王曰何也艾子曰愁
他那年上何處去躲這場災難
艾子畜羊兩頭於園羊壯者好鬪每遇生人則
逐而觸之門人輩往來甚以爲患請於艾子曰
夫子之羊壯而猛請得闔之則降其性而馴矣
艾子笑曰爾不知今日無陽道的更猛裏
楊素與侯白行道畔有槐樹枯死素曰侯秀才
多能何計令此樹活白曰可取槐子懸之樹上
卽活矣素問出何書白曰豈不聞子在槐何敢

死

又一日大雪擁爐白入素急問曰今早有人被蜈蚣咬痛欲死若為治之白曰可取六月雪水塗之素曰六月那得雪白曰六月無雪此時那得蜈蚣左右服其機警

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阜襖子與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寰以書謝後聞知恭生日箱擎

一破幪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幪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宿僚無不大笑余嘗讀謝綽宗拾遺錄云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於道遇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牋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此頗與寰恭相類耳

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即發姚僕射南仲

廉察陝郊峴初釋艱服候見以宗從之舊延於
中堂吊訖未語及他事門外忽有投刺者云李
過庭僕射曰過庭之名甚熟未知誰家子弟容
將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知之否峴初猶俛首
頰眉頃之自不可忍歛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僕
射久乃悟而大笑

石叅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爲員外郎時西域
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列
往觀或曰彼獸也給羊肉乃爾吾輩忝預曹郎

日不過數斤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
也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園外狼耳安可並耶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
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
今有章德象也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爲一輕浮
子所戲遂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
媿謝久之徐問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
必用僻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二院御

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為笑
劉攽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譏熙寧中為開封
府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對
太象如何劉曰要見太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
請曰至于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
蓋南苑豢馴象而榜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
間也馬嘿為臺官彈奏攽輕薄不當置在文館
攽聞而歎曰既為馬嘿豈合驢鳴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丁日同侍朝忽有

虱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
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
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虱之功公曰如
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
為之解頤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為換鵝字韓宗儒
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十數
斤可名一文書為換羊書東坡大笑一日公在
翰苑以聖節製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

書使人立庭下督索其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
今日斷屠文書秦士有好古物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
敗席一扇踵門而告曰昔魯哀公命席以問孔
子此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慙以爲古遂以
負郭之田易之踰時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
孔子之席去今未遠而子以田售吾此杖乃太
王避狄杖策去邠時所操之箠也蓋先孔子又
數百年矣子何以償我秦士大喜因傾家資悉

與之既而又有持巧漆椀一雙曰席與杖皆周
時物固未爲古也此椀乃舜造漆器時作蓋又
遠於周矣子何以償我秦士愈以爲遠遂虛所
居之宅以予之三器既得而田舍資用盡去致
無以衣食然好古之心終未忍捨三器於是披
哀公之席持太王之杖執舜所作之椀行馬於
市曰那箇衣食父母有太公九府錢乞我一文
聞者噴飯

唐李文禮累遷至揚州司馬質性遲緩時在揚

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發
之李忽聞姊亡乃大號慟吏復白曰是長史姊
李久而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曰是李曰我無
姊向亦怪矣

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驚喜再拜前磬折
稱新昌布衣彭几幸獲拜謁既罷熟視曰有奇
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鏡自照又將其鬚曰大略
似之矣但只無耳毫數莖耳年大當十相具足
也又至廬山太平觀見狄梁公像眉目入鬚又

前再拜贊曰有宋進士彭几謹拜謁又熟視久之呼刀鑷者使剃其眉尾令作卓枝入鬚之狀家人輩望見驚笑淵材怒曰何笑吾前見范文正公恨無耳毫今見狄梁公不敢不剃眉何笑之乎

唐陳國張伯偕與弟仲偕形貌一般仲偕娶妻
妻新粧畢忽見伯偕自窗外過妻問曰我今粧
飾好否答曰我伯偕也妻赧然趨避既出房至
姑所又逢伯偕告之曰適見伯伯大羞伯偕笑

曰誤誤我固伯也

白汲與其弟孿生狀貌酷相肖人不能辨一日汲自外歸弟妻以為其夫也迎而呼之不應即時置之遂批其頰汲正色謂之曰我乃伯也婦惶愧而退汲自是更其冠以為別異

張思光嘗詣吏部尚書何戡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非是乃去

盧思道謔陳陳主用觀世音語弄思道曰是何

商人賈持重寶思道即以觀世音語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慙

陸餘慶為洛州長史善議論事而謬於判決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訟詞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餘慶得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時嘲之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

郭功父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東坡曰十

分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二分來是
詩豈不是十分耶
東坡與溫公論事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論故爲
驚斯踢溫公不論其戲曰驚安能斯踢曰是之
謂驚斯踢又東坡與時輩議論每每多所雌黃
獨司馬溫公不敢有所輕重一日相與共論免
差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帶乃連呼
曰司馬牛司馬牛
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云廬陵魁選歐陽伯樂

或謂之曰有客遙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竿頭
雖知汝是歐陽後畢竟從來不識修
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如凸
坡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外梅妝先露畫屏
前妹卽應歌云欲叩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
聲傳以坡公多鬚鬣遂以戲答之時年十歲耳
聞者無不絕倒

坡公一日設客十餘人皆名士米元章亦在坐
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帶爲顛願質

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東坡閑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得虱乃曰此是垢膩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綿絮成耳相辨久而不決相謂曰明白質疑佛印理曲者當設一席以表勝負及酒散少游即往叩門謂佛印曰適與坡會辨虱之所由生坡曰生于垢膩愚謂成于綿絮兩疑不釋將決吾師師明日若問可答生自綿絮容勝後當作飢飽會既去頃之坡復至乃以前書言之祝令答以虱本生于垢

膩許作冷淘明日果會具道詰難之意佛印曰

此易曉耳乃垢膩為身綿絮為脚先吃冷淘後

吃飽飽一公大笑具宴為樂

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字乎曰兵士

舉宮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

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羅兵士太保請官教點

兵士書都下閑然傳以為笑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

於是舉州皆謂燈為火土元放燈許人入州治

遊觀吏人遂書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慶曆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官
宋禧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密所以致患臣聞
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微如神願養此狗
於掖庭以警倉卒時謂之宋羅江又有御史席
平因鞫詔獄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平曰已從車
邊斥矣時謂之車斥御史
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浙者好與舉子同游學

文談不悉是非居揚州凡答親舊書若此事甚
大必曰茲務孔洪如此其多蘇子瞻過維揚蘇
子容為守杜在座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
溘然其後子瞻與同會問典客曰為誰對曰杜
供奉子瞻曰今日不敢睡真是怕那溘然
武帝與越王為親遣東方朔泛海求寶忽期不
至乃微服齋絹問卜於孫賓賓延坐末之識也
及啓卜卦方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
卿勿言賓曰陛下非上他物上東方朔耳朔行

五日必至今在海中西面招水大嘆到日請詔
之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一載朔曰臣不敢
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西面
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
天子與陛下對坐耳帝深異之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性英儻不羈因過
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霑醉才炷香拜訖
徑升偶坐据神頸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
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

杜默而進取不得官語畢又大慟泪如迸泉廟
祝畏其必獲罪雖扶以下掖之而出猶回首嗟
嘆不能自釋祝秉燭檢視神像垂泪亦未已
謝希孟少豪俊在臨安狎娼陸氏象山責之曰
士君子乃朝夕與賤娼女居獨不愧於名教乎
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為娼造鴛鴦樓象山
聞之又以為言希孟曰非特建樓且為作記象
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即口占首句云自
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

而鍾於婦人象山知其侮也默然
東坡在玉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幾數遍
每讀徹一遍卽再三咨嗟嘆息至夜分猶不寐
有一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十人
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
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其人大怒
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
敢言而敢怒叔黨卧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
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唐寇豹與謝觀同在崔裔孫門下以文藻知名
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
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觀謂豹
曰君胡不作赤賦豹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平
原武王伐紂之年血流標杆文山效之作黑賦
曰孫臏銜枚之際半夜失踪達磨面壁以來九
年閉目座中一客賦青曰帝子之望巫陽遠山
過雨玉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一客賦黃曰杜
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衛青油幕之前沙含夕

照文山評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曰火曰血不免
 著跡或改之曰孫綽賦天台景赤城霞起而建
 標杜牧咏江南春千里鶯啼而映綠又賦黃白
 靈均之歎木葉秋老洞庭淵明之啜落英霜清
 彭澤升庵改黑賦云周庭之列畢蘇裳如蟻陣
 陳閣之迎張孔鬢似鴉翎
 五代袁正辭積錢盈室中常有聲如牛人以
 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
 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聲乃止

婁師德好諸謔則天朝大禁屠殺師德因使至
 陝庖人進肉師德曰何為有此庖人曰豺咬殺
 羊師德曰豺大解事又進鱠復問之庖人曰豺
 咬殺魚師德大叱之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遂
 不食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
 或舉杜荀鶴詩稱贊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
 一難之曰此詩失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
 者解曰古人有言豈有矢也必是當年科取

毛耳

唐蘇晉頴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

丁謂謫崖州嘗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為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往往為崖州司戶則崖州為大也聞者絕倒

石曼卿善謔嘗出御者失輕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是瓦

學士豈不跌碎乎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訊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痒取下幘頭無處頓放見太師頭閑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

張端為河南司隸府當祭社買猪已呈尹其夜突入錄廳端即令殺之吏以白尹尹問端對曰按律諸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

大笑為別市猪

王聖美為縣令尚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聖美竊哂其所論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否對曰平生愛之但不曉其義曰試言之曰即孟子見梁惠王復從頭不曉此語達官訝之曰此有何奧義聖美曰既云不見諸侯復因何見梁惠王也其人愕然無對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人謀曰此未可口舌爭宜

以險事休之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袖鏡臆置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今公因飲而出一臟矣何以生邪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臟尚活世况四臟乎

寶慶初元洪舜俞為考功郎應詔言事論臺諫失職詞甚剴切內有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惟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句遂為臺臣所橫謂祇見宗廟重事也而洪舜俞及云款謁景靈宮而已詞語慢易有輕宗廟之意遂被落三官

舜俞乃爲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
三官

陳晟知隆慶府奉新縣有富人王允升老而娶
妻涂氏爲諸寵所沮當夜不成婚而成訟晟判
云兩家好夫婦方結同心一夜惡姻緣遽爲反
目這場公案好笑林王允升白髮皤然自謂
力微而心在涂氏女青春過了亦須華落而色
衰始焉草草婚姻終也匆匆聚散鴛鴦小小思
珍偶輸與少年鳳凰寥寥不復聞遂成一夢

治平中省試大舜善與人同賦一舉人見黜心
甚不平其破題云道雖貴於萬世善猶同於衆
人或有善謹者謂之曰以尿罐對油筒宜見黜
落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
觚循堦而行忽見一老卒卧於日中欠伸甚適
梅忽歎曰暢哉徐問曰汝識字乎曰不識字梅
曰更快活也

宋樞密文及翁嘗詠雪爲自字令詞云沒巴沒

管雲時問做出賤天賤地不問高低併上下平
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一只恁施威勢
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鵝鴨池邊三更
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兩兒
穩睡一夜東風二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
道山河原是我的蓋譏賈相打量也

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人謂其有風疾出守湖
州荆公以詩送之二云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
才未定多造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洲渚正滄波

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論其意遂和十篇
盛氣而誦於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
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代
閻羅荆公笑曰閻羅見闕請速赴任
宋何承之除著作郎時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
年少荀伯于嘲之常呼為妳母承之曰卿當云
鳳凰將九子何言妳母
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餽
食不中為道夫人詬罵趙知令婢長號知院者

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傳語親家
今日好雪

嘉興許應達為東平守甚有循政而為同事所
中得論譴去吏民走送哭泣不絕許君晚至逆
旅謂其僕曰為吏無所有只落得百姓幾眼淚
耳僕嘆曰阿命囊中不着一錢好將眼淚包去
作人事送親友許為一拊掌

唐益州每歲進甘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
其不敬代之以細布既而恒恐有甘子為布所

損每歲多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
為推布裹甘子事因大懼曰果為所推及子布
到驛長吏但敘以布裹甘子為敬子布初不知
之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

唐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與王慶通判案
靜曰爾何姓慶曰姓王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
又曰姓王靜恠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佐史惣
姓王

唐裴佖少時姑夫為朝官有雅望佖至宅會其

退朝深嘆曰崔照何人衆口稱美必行賄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見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命鮓爲飯估姑曰前何倨而後恭及入門有德色揖估曰想學中估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贈官絕千匹

北齊王元景爲尚書性雖懦緩而每事機捷有奴名典琴嘗自起命索食謂之解齋奴曰公不作齋何故常云解齋元景徐謂奴曰我不作齋

不得爲解齋汝字典琴何處有琴可典
山東人娶蒲州女多患癯其妻母項癯甚大成婚數月婦家疑壻不慧婦翁置酒盛會親戚欲以試之問曰某郎在山東讀書應識道理鴻鶴能鳴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柏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邊樹有骨髄何意曰天使其然婦翁曰某郎全不識道理何因浪住山東鴻鶴能鳴者頸項長松柏冬青者心中強道邊樹有骨髄者車撥傷是豈天使其然壻曰請以所

聞見奉酬不知許否蝦蟆能鳴豈是頸項長竹
亦冬青豈是心中強夫人項千瘿如許大豈是
車換傷婦翁羞愧無以對之
伯樂令其子執馬經畫樣以求馬經年無有似
者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蟆謂父曰得
一馬略與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
隆顛眈目脊郁縮但蹄不如累趺耳伯樂曰此
馬好跳擲不堪也子乃止
唐汝南袁德師故給事高之子嘗于東都買得

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婁師德
園今乃袁德師樓

交廣間遊客各求館帖所至迎接甚厚贖賂每
處十千廣帥盧鈞深知其弊凡求館帖者皆云
累路館驛供菜飯而已有客齎帖到驛驛司依
帖供給客不發驛吏曰恐後更有使客前驛又
遠此非宿處客曰食帖如何處分吏曰供菜飯
而已客曰菜飯供了還我而已來驛相顧莫知
所為客又迫促無計吏問曰不知而已何似客

曰而已大於驢小於騾若無可供但還我價直
吏問每二而已其價幾何客曰三五千驛吏遂
歛送耳

有親隣人夫婦相諧和者夫自外歸見婦吹火
乃贈詩曰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烟裏
面大似霧中花其妻亦候夫歸告之曰每見隣
人夫婦極甚多情適來夫見婦吹火作詩咏之
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彼詩道何語乃誦之夫曰
君當吹火爲別製之妻亦效吹乃作詩曰吹火

青唇動添薪黑腕斜遙看烟裏面恰似鴉盤茶
隋末劉黑闥據有數州縱其威虐合意者厚加
賞賜違意者卽被屠割嘗閒暇訪得解嘲人召
入庭前立須臾水惡鳥飛過命嘲之卽云水惡
鳥頭如鎌杓尾如鑿河裏搨魚無僻錯大悅又
命嘲駱駝嘲曰駱駝項曲綠蹄被他負物多因
大笑賜絹五十疋拜畢左膊上負絹走至戟門
倒臥不起黑闥命問何意倒地答云爲是偏擔
更命五十屯綿置右膊將去令明日更來還路

逢一知識問何處得此綿絹其說其事大喜而歸語其婦曰我明日定得綿絹及曉即詣門言極善解嘲黑闥大喜令引之適一獼猴在庭命嘲之曰獼猴頭如鎌杓尾如鑿河裏搗魚無礙錯黑闥已恠猶未之責又一鷓鴣飛度復令嘲之因云老鷓鴣項曲綠蹄被他負物多於是大怒令割一耳走出至庭又卽倒地令問之又云偏擔復令割一耳還家婦迎問綿絹何答曰綿絹割兩耳只右面

唐初梁寶好嘲戲曾因公行至貝州問貝州佐史云此州有趙神德其能嘲卽令召之寶顏甚黑聽上憑案以待須臾神德入兩眼俱赤寶卽云趙神德天上旣無雲閃電何以無准則答云向者入門來案後惟見一挺墨寶又云官裏料硃砂半眼供一國又答云磨公小拇指塗得太社比寶更無以對愧謝遣之唐封抱一任櫟陽尉有客過之旣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語作嘲之詩曰面作天地

五雜組 卷之十六
玄鼻有雁門紫既無左達承何勞罔談彼
高敖曹嘗為雜詩三首云塚子地握槊星宿天
圍棋開雲羅張口卷席牀剝皮又相送重相送
相送至橋頭培堆两眼淚難按滿胸愁又桃生
毛彈子瓠長棒槌兒牆歌壁亞腹河凍水生皮
唐元宗達為果州司馬有婢死處分直典云達
家老婢死驅使來久為覓一棺木殯之達初到
家貧不能買得新者但得一經用者即得亦不
須道達買云君家自須直典出門說之一州以

為口實

有人以釘鉸為業者道逢駕幸郊外平天冠偶
壞召令修補訖厚加賞賚歸至山中遇一虎臥
地呻吟見人舉爪示之乃一太竹刺其人為拔
去虎銜一鹿以報至家語婦曰吾有一技可立
致富矣乃大署其門曰專修補平天冠兼拔虎
刺

五雜組卷之十六 終

上三十一卷之十六

寬文改元辛丑仲冬

陳
沈
去
射
官
高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